

人可以終其一生不定進任何教堂，却不能長久不去面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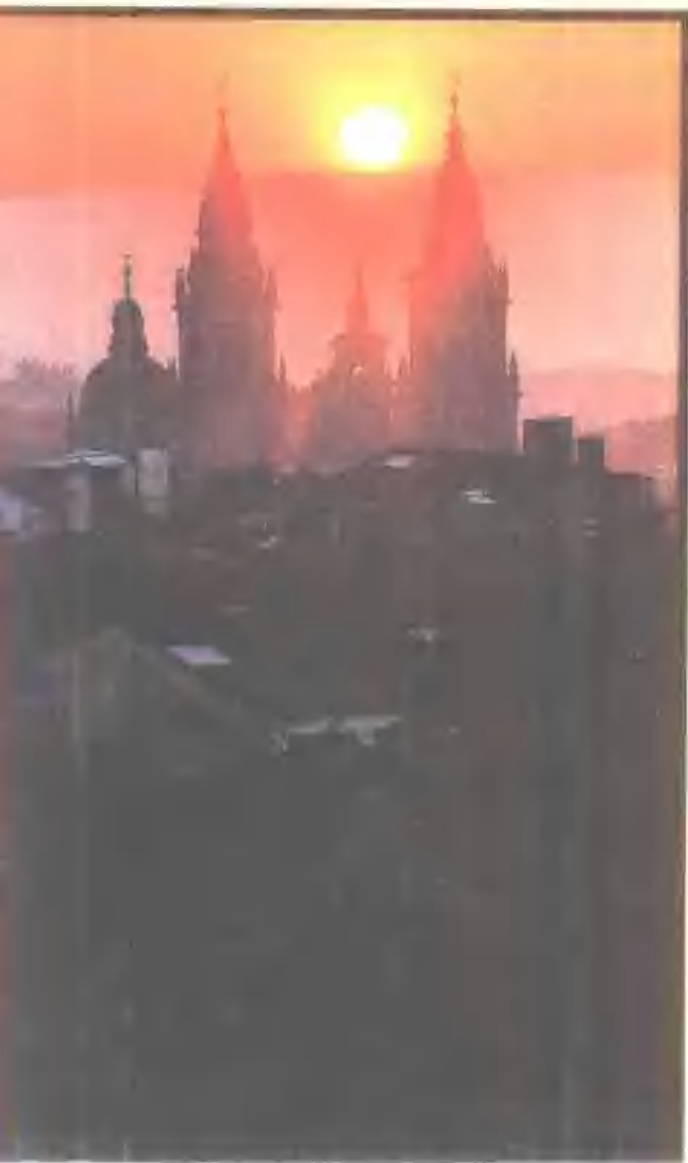
現代世界與宗教

■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人類費力地攀登陡峭的懸崖，意圖恢復支配那迷失的斜坡。不同文明成長的軌跡，維繫在它們對於各種挑戰所引起的回應。

當文明面臨挑戰，世代子民徬徨無依時，宗教的羽翼，則給予人類精神支助，造就人與自然的互動，使世界原存的內在和諧再次呈現。

湯恩比

項退結 編



現代世界與宗教

湯恩比
項退結

著 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終極關懷系列12V

現代世界與宗教

編者／項退結

發行人／張英華

出版者／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六〇七室

電話／七七六三九八八

郵政劃撥／一一〇一〇二一四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三七一七號

印刷所／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九四一六三九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

定價／100元

編者序

原書幾乎一出版就和我結上了不解之緣，屈指一算已經有了十六年的歷史。我首先接觸到湯恩比的著作，是《世界與西方》一書的德文譯本，那是他一九四八年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演講辭，頗引起我的共鳴。因此，一見到 Christianity Among 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的廣告，我就立刻託書店去買了一本。讀後頗覺有所啓悟，對現代世界的成因有了進一步的深入了解。當時我就發心要把此書介紹給國內讀者。但這本僅超過一百頁的小書，居然需經過十多年才以中文出現，卻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本書中本版的譯名，字面上和原文稍有不同，但意思並無重大出入。此書的主題是討論基督宗教和現代文化的關係，同時也涉及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關係；但作者的重點卻在於說明現代世界性文化中仍殘留基督宗教與過去低級宗教的若干成分。現代文化中要求解除一切束縛尊重個人權利的「解放」思想（儘管這一名詞已因共產黨徒的濫用而變質）導源

於基督宗教，對人之集體權力的崇拜起源於希臘羅馬的下乘宗教，現代政治權力鬥爭中屢見不鮮的「宗教狂熱」則是猶太教、基督宗教和回教的遺跡。湯氏認為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即對人之集體權力的崇拜。附帶應該說明的一點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現代若干非洲人所主張的迥然不同。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義」是要恢復中華民族所應有的地位；他的理想是先使中華民族站起來，然後執行治國平天下的世界性使命，並不是把中華民族當偶像去崇拜；因此國父所主張的和湯恩比所云的民族主義絕非一事。

儘管這本小冊子只包括湯氏在美國的四篇演講詞，但他思想視域之廣，氣度之宏，在在引人入勝，足以幫助我國人廓清一些刻板想法，同時也足以使我們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它基本地是希臘人羅馬人所遺留的一種低級宗教，是對人之集體權力的盲目崇拜，加上導源於猶太教的宗教狂熱，再加上猶太教及基督宗教的解放思想。然而共產主義所要解放的是抽象的「無產階級」，而非具體有血肉的人，因此和強調個人權利和價值的基督宗教背道而馳；這樣的「解放」已完全變質；祇有純正基督宗教的解放理想才符合人性的尊嚴，和我國的孔孟思想雖不盡相同，精神上卻十分接近。

至於起源於猶太教的「宗教狂熱」和不寬容，目前在基督宗教中已日漸有壽終正寢的趨

勢。至少，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天主教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正式宣佈宗教自由和寬容的基本原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湯恩比所一再鼓吹的各高級宗教間的諒解與合作，已成爲天主教的官方政策。其他重要基督教派的態度也大同小異。因此，基督教在西洋史中所扮演的「宗教狂熱」和不寬容的角色，可以說已是歷史陳跡。我人耳熟能詳的宗教法庭宗教戰爭等事件誠然足資警惕，但已不再構成任何威脅。可怕的是，這些原來寄主於宗教的病菌，目前爲一些政治集團所吸收而構成全人類的嚴重威脅。

本書的第一、二、四章之大部分由胡安德先生所譯，依次發表於現代學苑月刊之十卷三期九卷十二期及十卷十期；但第二章之第五節及第六節一部分的譯者卻是張家鉉先生（其中一部分由我補足），發表於現代學苑月刊一卷七期。第三章則係許瑾女士（現居紐約）所譯，發表於現代學苑月刊一卷十二期。各章中的小標題是我所加入，使讀者更易一目了然。我並未逐字核對原文和譯文；但以整體而言，曾煞費心思加以修訂。

項退結於仙跡岩下

民國六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作者序言

本書所論者，爲基督徒對於其他現有各大宗教信徒的態度。這是一種什麼態度？它應該是怎樣的態度？這些就是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作者亦擬一談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在現代世界的形成中佔了怎樣的地位，以及它們面對另一個古老而邪惡的宗教之捲土重來採取什麼態度，那就是面對以人的集體力量作爲偶像的自我崇拜。

在鐵幕的那一邊，這個一切高級宗教的公敵所取的形式是共產主義；在鐵幕的這一邊，它所取的形式是民族主義。究其實，無論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都是同一的旁門左道；都是人以自己爲中心的自我崇拜。

本書作者並不期望看到那些具有歷史的高級宗教結合成爲一個宗教，他沒有這樣的主張；可是，他卻提出以下這個問題，即面對一個這樣可怖的強敵，各大宗教現在是否應該團結起來，爲宣講它們所共有的那個極重要的消極信念。它們都相信，人在宇宙之間不是至高的精神體。這個信念的確值得人去爲它奮鬥的。如果我們失掉這個信念，我們便要走向毀滅。

因為祇有謙遜才能夠把人類從自我毀滅中救拔出來。

當我重閱這些講稿以備刊印的時候，我常很高興回憶一九五五年秋往訪美國的事；這些文章就是我當時所講的。這使我可以乘此良機，向負責管理黑弗基金 (Hewett Foundation) 的三個研究所的首長、各系，以及各位同學們，表示謝意。我內子和我自己曾蒙他們殷勤招待，這是我們永念不忘的。我們也記得在演講之後，討論時的那種誠懇而禮讓的態度。

亞諾·湯恩比

日本東京國際館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目 錄

編者序

作者序言

一、比較宗教的標準 一

二、宗教與今日世界的特徵

(一) 宗教的地理分佈	二九
(二) 低級宗教的地區性	三五
(三) 含有低級宗教成分的高級宗教	三九
(四) 人祭	四三
(五) 西方文化與今日世界的特徵	四七
(六) 人的崇拜之二種形式	五三

三、基督宗教與現代西方文化

(一) 基督宗教在羅馬帝國的興起·····	五九
(二) 基督宗教非西方的專利品·····	六一
(三) 西方文化——基督宗教的副產品·····	六五
(四) 西方文化中的非基督宗教成分·····	六九
(五) 修道院與西方經濟·····	七三
(六) 精神力量的勝利·····	七五
(七) 宗教戰爭與其後果·····	七九
(八) 由宗教轉到技術的研究工作·····	八三
(九) 宗教狂熱與人的崇拜·····	八五

四、基督宗教與現代其他宗教的關係·····	九一
-----------------------	----

附 錄

現代文明的危機·····	一一九
湯恩比的著作·····	一四三

一、比較宗教的標準

本書將討論「現代的基督宗教以及非基督宗教」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大家都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許這是關於這個問題大家都同意的一點。至於其他方面，我知道，這是一個大家所爭論的問題，正因為我們今天對它都很關切的緣故。當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清楚地知道，我的每一個建議，也許會引起五六個反對的意見。我也知道自己從來沒有當過傳教士，對於基督宗教和其他現有的各大宗教之間的接觸，我也沒有直接的經驗。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神學家；因此我說的話，在那些曾經受過神學訓練的人看來，可能似乎太生硬、太膚淺，或者根本就是錯誤的。這些文章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身分寫成的。我過去在一個信基督的環境裏長大，有著基督宗教的背景；所以從讀者的觀點來看，我並不是一個專家。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我所要討論的，我認為凡是想開始這一般性問題的人，都會把它作為自己所擬討論的第一個問題的。要把各種宗教彼此比較，有什麼標準和根據呢？一個人除非找得到一個比較的根據，對這個問題便無從着手。各種高級宗教都是由自己的教祖所創立的；他們都自命為享有特權的傳言人，把有關最後實在的真理顯示於人。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信徒，不論他相信現有的那一種宗教，如果要他評論他自己所相信的宗教與其他的高級宗教，他第一個行動就是比較各有關的信仰。

你也許要問：「這是不是也適用於印度教呢？」由於以後我要假定印度教是一個高級的宗教，所以才提出這樣的疑問。印度教是不是一個有其創教祖師的宗教呢？它是不是以宗教信理為基礎的呢？印度教不是主要在乎宗教儀式和實際行動的嗎？它的信仰不是根據傳統，而非根據啓示的嗎？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要看你怎樣解釋印度教。如果你把印度教解作目前生活的印度宗教，儘量縣延不斷地回溯它的起源，我想你會發現印度教起於公元第八或第九世紀，不能比這時期更早；它是一種有意識的對佛教的反抗。我也想你會發現印度教有它自己的教祖；他們運用思想方面的詞彙，即信理的詞彙，以表示印度教與佛教不同。就是印度教派的那些名稱——二元派、非二元派、極端二元派、溫和二元派——也說明印度教是用思想方面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無論怎樣，在佛教以後，印度教中最善於詞令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是這樣的。

至於佛教，它是怎樣的呢？依據書上有關佛祖的記載，據說無論在什麼時候，如果有弟子要求他闡明他的思想系統形上的基礎，他總是拒絕作形上的討論；他的理由是因為他要鼓勵弟子們應該努力走上修行的道路，直至滅絕一切的慾念；凡能引誘他們離開那條實行的崎嶇之途，而走向學術理論的，都來自人性的弱點。佛祖決不會讓他們從這個容易走的門逃出去的。可是，就是佛教也強調它關於實際問題的信仰的重要性；這些實際問題就是佛祖所指

示的脫離痛苦的起點。佛教也強調佛祖所指示的信仰，有關痛苦的原因，以及脫離痛苦的方法。我想現在所有其他的高級宗教的信徒，如果他們初次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想把各種宗教彼此比較一下，應該採用什麼測驗方法，也會取用形而上的信理作為試金石。

同時，這個信理的觀念，在悠久的宗教史中，是一個很新的改革。如果有人想考察它的起源，我相信他會發現，它是由哲學家們提供給那些高級宗教的。關於印度的那一組宗教，這是很明顯的。佛教是在一些印度哲學的辯論中產生的一種哲學學派；而印度教，照它現有的形態，是反對佛教的哲學地位所引起的一種哲學的或神學的反抗。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都不是好像印度的那一組宗教那樣，產自哲學的環境，或生在一個哲學的氛圍裏。這兩個宗教都開始在那些人民中間；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接受哲學的教育，對於人生的問題也沒有哲學的研究。可是，用希臘文來說明基督宗教（在基督宗教史很早的時期，已經用希臘文來闡釋基督宗教的教義），使基督宗教牽連在希臘的哲學裏；因為，約在公元第一世紀的時候，希臘文早已深染有希臘的哲學名詞，它們表達著希臘的哲學思想。我認為，那些福音和書信一經用希臘文寫成之後，基督宗教使遲早都不得不運用希臘的哲學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無論怎樣，當基督宗教在希臘——羅馬的世界中發展，逐漸向社會各階層宣傳它的福音，最後與社會上那一小撮的詭辯矯飾的知識份子爭辯，它覺得自己必須運用希臘哲學謹嚴的詞彙，以表

達自己的信理。在基督宗教之後，接踵而至的伊斯蘭教，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為伊斯蘭教誕生在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地區——敘利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地方，差不多一千年來，曾經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裏，伊斯蘭教，猶如在它以前的基督宗教，與希臘的哲學發生接觸，因而它也要用希臘的哲學詞彙來表達自己的信理。

我所要指明的一點，就是把宗教與信理等量齊觀，是一件比較近期的事。無論是在印度，或者是在希臘，以哲學的態度來看人生的問題，這究竟不會早於公元前大約第六或第七世紀的。就是以人類文明短短的歷史來說，這也是一個很近的時期，更不必以人類本身更為悠久的歷史來說了。即使是佛教早期的宗派——就是反對形上學的那一派，他們把討論信理的範圍祇局限於那些信理，它們對於人類的的生活，以及對於達到佛祖滅絕慾念的實際目的有實在用處的，它們這些功利性的信理，如果與原始宗教的作風相比起來，也依然似乎是詭辯矯飾而過於自信的。依我的看法，原始的宗教絕不關心信理，祇關心實行。高級宗教從以前的哲學所擷取的信理，本身並不是目的。這話也許會引起爭辯的。說高級宗教的信理與實行是分不開的，或者說任何一個高級宗教的信徒，如果他把自己的信理和實行分開，不設法把自己所相信任何的部分付諸實行的話，便覺得，而且有理由覺得，這是一種醜行；這樣的說法較為正確。僅表白自己的信仰而無實行，是有理由被視為虛偽的。我應該說，高級宗教之與

原始宗教不同，在於它們所勸導人去實行的事，有以信理為基礎；不過，我同時也提議，就是對高級宗教來說，實行也是最後的目的。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在實行方面去尋找那高級宗教彼此比較的測驗法或標準呢？如果有人想在實行方面去尋找，我就應該說，有兩種不同的方法去品評宗教的實行。第一種方法是設法測量某一個別宗教的實行和同一宗教的理想、教規和信仰的宣認有多遠距離。第二個方法是為了理論的緣故，姑且不管宗教的理想和信念，只設法把某一個宗教的信徒們的實際行為，與其他宗教的信徒們的實際行為相比。可是，只要有人想用無論那一種品評的方法，就會發現每一種方法都有一些相當嚴重的缺點。讓我們先來看看實行與信念之間的距離那個測驗法吧！依照這個測驗法，初看起來，伊斯蘭教似乎是現有的高級宗教中名列第一。我認為，這是一件事實，相信伊斯蘭教的信徒，能夠按照自己的信念去生活的，其百分比高於任何其他現有的高級宗教的信徒。不過，當我們作這種觀察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事實的原因：因為伊斯蘭教所定的行為標準，是一般人差不多都能夠達到的。我不需要深究這事的歷史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先知穆罕默德的品格和生活，另一方面是由於當時那部分教外世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穆罕默德就在那樣的環境中完成了他的事業。不過，無論怎麼說，依基督教徒看來，那些要基督宗教的全體信徒一律遵守的教規，比全體回教徒所要遵守的那些教規